

现代文学史料探微

眉睫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现代文学史料探微

眉睫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文学史料探微/眉睫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06 - 994 - 2

I. 现… II. 眉…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史料—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586 号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张喜梅
封面设计: 李 廉
版式设计: 李如琬

现代文学史料探微

著者: 眉 睫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06 千字

印张: 8.25 插页 1

印数: 1—3250

ISBN 978 - 7 - 80706 - 994 - 2/I · 222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8555

序 一

陈子善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史”的对象加以研究，如果从1950年5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讲授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算起，已经近60年过去了。如果再往前追溯，从朱自清先生1929年春末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算起，那就更有长达80年的历史了。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建立起一套堪称完整的话语体系和严格的学术规范，换言之，就是“学院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力，他们发出的声音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话语。然而，“非学院派”或者可称为非主流派的研究也很活跃，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更是成就斐然，眉睫（原名梅杰）的研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现在有些文学博士的学识还不如非专业出身的业余的文学研究者，这种现象很值得关注和分析。眉睫大学本科学的是法律，他的本科学位论文《在法律和文学的边缘》，也已透露了他对文学的爱好和不俗的学术眼光。自2004年起，《新文学史料》、《书屋》、《博览群书》、《鲁迅研究月刊》、《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不断出现眉睫的文字，篇幅不长却言之有物。他发掘现代作家佚信佚文，辨析现代

文学史实，孜孜不倦，乐此不疲。我注意到了，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

眉睫是湖北黄梅人氏，与现代作家废名正好同乡，真要感谢这种巧合，成就了眉睫的废名研究。他在废名母校黄梅一中求学期间，就在校“废名文学社”出版的《废名文苑精粹》发表研究废名的专题文章。他对本乡前贤废名其人其文其事简直入了迷，坚持数年不辍。他查考废名在黄梅的行踪，搜集废名不同历史时期的佚信佚作，梳理废名的交游，辨析现代文学史上到底有几位“废名”，评价研究废名的新著，等等，都做得很出色。我想尽管近年来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废名越来越关注，已形成了不大不小的“废名热”，6卷本《废名集》也已编竣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然而，废名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仍有许多盲区、误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眉睫在这方面的努力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有论者根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朱英诞所首先提出的“废名及其circle”而命名了一个“废名圈”（参见陈均《废名圈、晚唐诗及另类现代性》），即废名和与其交往受其影响之作家诗人所构成的文人圈或派别，这对深入研究废名和尚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这个北京现代文学文人圈都颇具启发。眉睫显然认同“废名圈”的提法，他也早就着手这方面的探究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2004年，我开始对‘废名圈’的文人进行逐一考察”。他接连撰写了《今人谁识朱英诞》、《记住诗人朱英诞》、《想起被遗忘的诗人石民》、《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朱雯为例》、《叶公超、废名及其他》等等，对废名的老师叶公超、同学梁遇春和石民、受废名影响的朱雯以及与废名亦师亦友的朱英诞等从“废名圈”文人的角度作了查考，虽然还只是初步的、简略的，却已有颇多发现，特别是对石民和朱雯两位在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遗忘的作家，眉睫重新提出并加以讨论，确实十分难得。

犹记我以前查阅《语丝》、《骆驼草》、《北新》等现代文学刊物时，就注意到石民其人其文，可惜后来未能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翻译家（他是波德莱尔早期译者之一，他翻译的《巴黎之烦恼》是这部世界名著最早的中译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朱雯是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时的同事，更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每次在系里见面，他总是温文尔雅，对我这样刚踏上大学讲坛的青年教师没有一点架子。我早知道朱雯是有名的翻译家，读过他翻译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阿·托尔斯泰著）和《西线无战事》（雷马克著），甚至还翻过他30年代初用“王坟”笔名与罗洪合著的《恋人书简》（原名《从文学到恋爱》）。我曾就鲁迅书信注释的疑难问题向他请益，但直到他去世，一直没有找机会就他本人早期的新文学创作向他求教，现在后悔莫及。眉睫爬梳他们早期的文学生涯，探幽抉微，指出石民是“象征诗派骁将”，朱雯是“废名、沈从文的早期传人”，都很有见地。他做了我应做、想做、还没来得及做的很有价值的工作，我深感欣慰。

不仅仅是“废名圈”文人，眉睫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都有浓厚的兴趣，为寻找这些“失踪者”，发掘这些“失踪者”，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直努力不懈。除了废名，眉睫对别位乡先贤也情有所钟，有感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喻血轮“作品虽广为流传，其人却长期尘封于历史”而写下了《喻血轮和他的〈林黛玉日记〉》、《黄梅喻氏家传》诸文，用周详的考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又梳理“大半生在文学和医学之间徘徊”的现代剧作家刘任涛的生平和创作，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电影剧本《和平鸽》的作者。除此之外，眉睫评说现代作家许君远颇具史料价值的北京大学之忆，考释沈从文1948年秋致《中央周刊》主编刘光炎的一封信，均能言人所未言。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的《关于“林率”》一文，虽只短短数百字，却把著名剧作家陈麟瑞（笔名林率、石华父等）发表作品的时间提前了整整9年，也弥补了拙著《这些人，这些书》重刊

考证“林率”旧文未及修正的疏忽。

石民、朱雯、朱英诞、喻血轮、丘士珍、许君远、刘任涛、“林率”……这一系列名字，不要说大学中文系学子，就是专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恐怕也会感到陌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无非是现行的文学史著述从不提及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缺席”或者像眉睫所说的“失踪”于文学史著述，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他们为什么会“失踪”？何以“失踪”了这么久？要不要下大工夫去寻找？又该如何正确地评价？不同的研究者回答也是不一样的。是他们的作品不够水准无法进入文学史，哪怕只是专题的文学史，还是研究者出于那样那样的原因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遮蔽”？归根结底，文学史应该怎样书写才能更好地全面地“发现和评审优美作品”（夏志清语）？才能既体现学术追求，又彰显个人趣味，不拘一格各显特色？眉睫的工作正是向我们提出了这个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按照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观点，在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中，历史并非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体，研究者诠释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就参与了历史。从这个意义讲，眉睫发掘“文学史失踪者”的工作的意义非同一般。眉睫还年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长途上还会不断有所发现。他应该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继续不受“学院派”种种成规的束缚，更自觉更执着于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更深入地追寻“文学史失踪者”。我期待并祝愿他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9年元月8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序 二

陈建军

近几年，梅杰君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勤于写作，以“眉睫”之笔名在《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书屋》、《粤海风》、《开卷》等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2009年2月和4月，台湾地区的一家公司相继出版了他的两本集子，一为《朗山笔记——现当代文坛掠影》，一为《关于废名》（图文本）。现在，他从这两本集子中择选侧重于史料研究的篇什，合成《现代文学史料探微》一书，即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印行。梅杰君要我写点文字，这实在让我有些为难，因为该说的话都已在《〈关于废名〉序》（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4期）中说过了。我在《〈关于废名〉序》中主要谈了“尽量掌握并采用第一手材料”、“尊重原作就是对著者的极大尊重”、“裁断而不武断”等几点有关史料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时针对梅杰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总体来说是质疑多于赞扬。这里，不妨从正面补充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梅杰君作为80后、非学院派学人，其可贵可赞之处在于：

一是学术视野比较开阔。梅杰君阅读面很广，其学术研究的视野也因之显得很宽。他所写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学等诸

多领域。从文学领域来看,其所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民国时期文学、儿童文学、80后文学、地方文学史等。单就民国时期文学来看,除废名外,他所关注的对象另有喻血轮、喻的痴、周作人、胡适、黎昔非、朱湘、沈从文、叶公超、梁实秋、温源宁、丰子恺、沈启无、梁遇春、石民、许君远、陈林率、朱英诞、朱雯、赵宗濂、傅雷、丘士珍(南洋作家废名)、刘任涛等数十人,其中有不少人属于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仅这一份长长的名单,足以说明梅杰君阅读面之广、学术视野之宽。

二是能够独立准备研究资料。搞学术研究,贵在且难在独立准备资料。独立准备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初始化工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也是研究者应当具备的一种学术品格。梅杰君很重视这一基本功的训练,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依靠辛辛苦苦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2004年暑假,他专程回到黄梅,到县档案馆、县一中等处查阅档案,采访废名的学生、亲友、邻人,沿着废名曾经走过的路线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整理出《废名在黄梅》一文(原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3期),填补了废名研究领域中的某些空白。为了研究喻血轮、石民、朱英诞、许君远、刘任涛等人,梅杰君通过各种途径,终于与他们的后人取得联系,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收入本书中的《许君远年表》(原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不少内容是根据许氏之后人提供的资料(包括照片和手稿、原刊本、初版本等影印件)整理出来的。此外,喻化鹤的墨迹、刘任涛与郭沫若等人的合影,以及郭沫若为刘任涛题签手迹,都是首度正式公之于世的历史文献资料,是由喻氏和刘氏的后人提供的。

三是善于发现史料的意义和价值。发掘史料,要有史识、史见,要能发现真正有历史意义的东西。数年来,梅杰君一直倾心于废名研究。他从民国时期的报章杂志中钩稽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文坛故实,写成《废名与周作人》(原载《藏书报》2007年4月2日)、《有关废名的九条新史

料》(原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3期)、《讲堂上的废名先生》(原载《粤海风》2008年第2期)、《并非丑化:废名的“真实”一面》(原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等文,以众多具体、生动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一个丰满而鲜活的废名形象。发掘出这些史料,对于那些有意编撰废名传记者,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那些立志深入研究废名者提供了重要线索。梅杰君在搜集废名书信方面,尤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先后发表了《废名的书信》(原载《上海新书报》2006年5月12日)、《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原载《博览群书》2007年第2期)、《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期)等3篇文章,大力呼吁抢救废名书信,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所披露的废名致黄梅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廖秩道的两通书信,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废名避难黄梅期间遗留下来的函件。他所提到的废名约1933年2月1日写给胡适的那封长信(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卷,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既有文献价值,也有学术价值。通过这封信,可以得知废名在1936年开讲“现代文艺·新诗”之前,甚至在1934年发表《新诗问答》(原载《人间世》1934年11月5日第15期)之前就对什么是新诗、新诗与旧诗之间的区别等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遗憾的是,这封信似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梅杰君有关民国时期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对于重写或丰富文学史,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希望梅杰君在此基础上能够深入进行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我期待着,并对梅杰君充满了信心!

2009年7月8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

目 录

- 1 / 丰子恺的童话
- 5 / 废名在黄梅
- 25 / 再谈诗人朱湘及其身后事
- 30 / 废名的书信
——呼吁抢救废名书信
- 35 / 叶公超及他的学生与弟子
- 40 / 今人谁识朱英诞
- 46 / 喻血轮和他的《林黛玉日记》
- 54 / 想起被遗忘的诗人石民
- 61 / 南洋作家废名先生与一场文学论争
——此废名非彼废名
- 65 / 在生命中奋起
——记现代剧作家刘任涛
- 71 / 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
——兼评废名的老北大讲义
- 83 / 冯健男与废名

- 88 / 废名诗的“儿童味”
——谨以此文祝贺《废名诗集》出版
- 92 / 温源宁与《不够知己》
- 96 / 浮出水面的诗人废名
- 102 / 黎昔非与胡适
——胡适性格的另一面
- 107 / 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
——废名书信研究之三
- 116 / 傅雷：二三十年代海归的命运
- 121 / 梁实秋谈吃
- 125 / 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以朱雯为例
- 131 / 记住诗人朱英诞
——喜读《新诗评论》第六辑
- 137 / 讲堂上的废名先生
——兼谈《废名讲诗》
- 143 / 废名与周作人
- 156 / 有关废名的九条新史料
- 167 / 许君远的北大记忆
- 172 / 新发现的一封沈从文佚信
- 176 / 关于“林率”
- 178 / 藏书家的眼光，书话家的风格
——有关废名的“学生”赵宗濂
- 182 / 《林黛玉日记》的作者喻血轮及其家族
- 186 / 黄梅喻氏家传
- 198 / 并非丑化：废名的“真实”一面

213 / 许君远年表

237 / 关于沈启无

——并说“破门事件”

242 / 跋

245 / 后记

丰子恺的童话

近读北师大儿童文学博导王泉根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人》。此文大体将“五四”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按照辈分和传承关系作了勾勒,并将每代作家都作了详细列举,甚至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童话作家,如民国文学研究家赵景深。近年来,也确实有一些童话选本选了他的作品。但令人惋惜的是,文中也漏提不少名家、大家。如果这篇文章只是代表性列举也就算了,可是作者似乎是为反映近 90 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实绩,尽量地作了列举,甚至不惜笔墨加上了钩沉的作家。

据笔者所知,这篇文章至少遗漏了这么些作家:丰子恺、梅娘、何其芳、冯健男。另外,冰心因著有许多富于童心的散文、诗歌,也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家(后来还有冰心儿童文学奖)。其实,写田园小说近于童话的废名、写朦胧诗近于童诗的顾城又如何不可列入儿童文学作家呢?他们与冰心一样有着一颗干净的童心,在他们的小说和诗歌里,也有他们自己留恋的童话世界。无论怎么说,上述诸人都应是儿童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对以往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钩沉辑佚,重新审视中国儿童文学,对于扩大“儿童文学”的认识面,打通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深入阐明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与传承关系,无疑起着极其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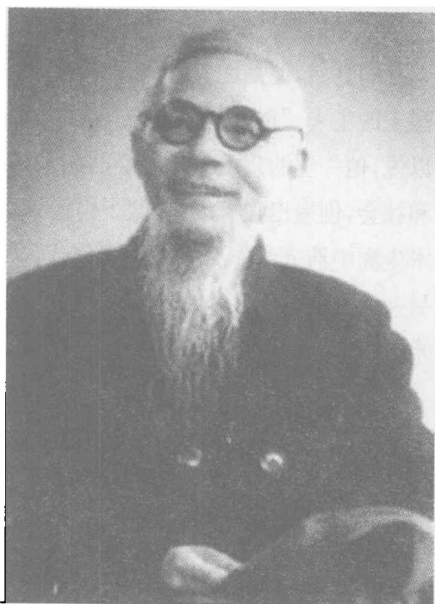
的作用。

现代作家梅娘的《青姑娘的梦》曾收入新民印书馆“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于1944年2月出版，该套童话丛书由儿童文学理论大家周作人作序；冯健男的《东山少年》（秦耘生插画）于1954年出版，在当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深受农村儿童喜爱。下面主要谈谈新近出版的《丰子恺童话》。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而他自己却以“老儿童”自居。这个老儿童生前至少出版过5本少年儿童文学作品集：一是1932年10月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小品》；二是1937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美术故事》；三是1944年上海作家书屋出版的连环画《文明国》；四是1947年10月10日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儿童故事《猫叫一声》；五是1948年2月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短篇童话集《博士见鬼》。《丰子恺童话》主要取自《博士见鬼》，其中的散章均在1947年、1948年的《儿童故事》上发表过。



丰子恺



丰子恺

《丰子恺童话》以画配文，“读其文，朴实自然，而寓意隽永深邃；观其画，清新朴拙，而匠心别裁”，这本童话较好地让读者领略民国童话的风格和丰先生儿童漫画的品格。丰子恺先生在《博士见鬼》序言（也是《丰子恺童话》的序言）中说：“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补作用，能使身体健康。画与文，最好也不但形式美丽，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笑话闲谈，我也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丰子恺先生的童话创作是“茯苓糕式”的：一个故事背后藏着一个教训。然而我又觉得丰先生的不少童话显现出当代童话和外国童话的风致，如《有情世界》、《大人国》、《猎熊》、《赤心国》、《伍圆的话》等。《有情世界》以孩子的眼光看有生命力的花草溪月，好似人间幻境；《大人国》讽刺世人的贪婪、丑恶，完全站在颠倒的角度看人世，幽默、有趣；《伍圆的话》用一张五元的纸钞，刻画一段流亡史中的人情冷暖。

丰子恺先生曾叹道：“孩子能撤去人世间事物因果的网，看见事物本身的真相，他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们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正是这样，丰先生在许多散文中表示对儿童的向往。可以说，他一生的艺术都是童心的艺术，他以儿童的心理看待人生、国家和社会，创造出独有风格的“子恺漫画”。他的童话创作虽然只是他艺术生涯中浩繁的作品中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作品也是他“童心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他许许多多的散文、漫画其实不也浸润着儿童的艺术，这不也是儿童文学吗？

丰先生在《我与〈新儿童〉》中说：“读过我的文章的人，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青而好玩的人……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说这话时，丰先生已经 52 岁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孩童般的纯净的心。正是这样一个把毕生心血奉献在“童心艺术”的大师，却遭到儿童文学界的漠视，试问现在有几个童话作家知道丰子恺先生是儿童文学大师呢？

作于 2004 年 12 月

原载《文艺报》2005 年 2 月 24 日